



□无患子

“糊涂”一词,有两层意思,一是指一种稀饭,如苞谷糝儿糊涂,是用玉米磨成碎粒煮成的糊状食物,秦巴山区农村简称为苞谷糊涂,中国北方农村叫棒子糊糊。二是指人不明事理,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,这种人通常被称为“糊涂虫”或“糊涂蛋”。这两层意思之间没有直接关系,也就是说“糊涂蛋”不是因为吃多了“糊涂”饭,吃“糊涂”饭长大的人,不一定是“糊涂蛋”。《房县志》记载该县农村有歇后语云:“苞谷糝儿下汤圆——糊涂蛋”。明确说明了“糊涂”和“糊涂蛋”是两种食物。

“糊涂”饭是秦巴山区农民的家常便饭,这在地方志书中多有记载。郧县人平常多吃苞谷糝儿“糊涂”。《郧县志》:郧县人“一日三餐,早晚吃稀,中午吃干。自然条件较好的乡镇,主食以大米、面粉、苞谷糝、红薯为主,以豌豆、黄豆、绿豆等杂粮为辅”。“蒸米饭锅底垫红薯、酸菜或南瓜等,面条锅里放酸菜。酸菜面条是郧县的特色饭”。“郧县人吃稀饭以苞谷糝儿、红薯苞谷糝儿、米汤儿、绿豆汤儿、面籽(糊儿)为主。”解放前均县(今丹江口市)农民的主食是红薯“糊涂”。《丹江口市志》:“贫苦农民辛勤劳动一年,收获所剩无几,正常年景,普遍过着‘糠菜半年粮’的生活。主粮为红薯、玉

米,其次为小麦,一年很难吃上一顿白米饭。‘早上梆梆梆,晌午靠山桩,晚上调个顿,炒碗红薯汤’,是贫苦农民一日三餐的真实写照。”意即早上清水煮红薯,中午蒸红薯,晚上则将红薯切片煮熟食之。竹山县“饮食”中有一种叫“豆渣,将黄豆泡涨后磨成糊状,加入适量大米和青菜煮熟”。还有一种叫“懒豆腐,将黄豆制成豆腐脑,放入大米,温火煮成粥”。所谓“豆渣”、“懒豆腐”其实就是菜“糊涂”。与郧县交界的陕西省白河县,20世纪60年代前,“城乡居民一般日食两餐,上午主要是苞谷糊涂,其中可掺豌豆瓣、绿豆、红薯或白菜、芥菜。下午主食亦同上午,若说细粮,多数是面食。”(《白河县志》)“糊涂”这种秦巴山区很普遍的家常便饭,在清代历史文献中也可看到。〔清〕严如煜(1759年—1826年)在《三省边防备览·民食》中记载:“乡民称米饭曰甬饭、干饭。日用拌汤、麦儿粥、菜豆腐、蒸馍、锅盔之属,名色种种,以麦、豆、高粱、小米为之。常日两顿,工作三顿,干饭只一顿。早晚两顿,则汤、粥间加饼馍,虽有力之家亦然。”这里所说的“拌汤、麦儿粥、菜豆腐”、“汤、粥”,皆可纳入“糊涂”饭的范围。

“糊涂”饭的历史悠久。“糊涂”饭又叫粥、羹、糜。粥是稀饭;糜也是粥,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夙惠》:“炊忘箸算,饭今成糜。”羹,通常用蒸、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状食物,如豆腐羹、鸡蛋羹。羹臠(有菜曰羹,无菜曰臠)始于何时,史书无明确记载。在中国,“水火相济”的水煮法诞生后,古人才认为“水火之道始备”。由于最初煮熟的谷物多是糜和粥,煮熟的蔬菜和肉多是羹,所以糜、粥、羹就成了先民充饥的食品,进而变成了常食。古文献记述“黄帝初教作糜”、“烹谷为粥”、“尧之王天下也,粝粢之食,藜藿之羹”,陶釜的出现,才使人类有可能用它去煮熟食物。在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,人类学会了制陶,陶制炊具问世。“煮”是继“炙”之后在烹饪方法上的飞跃。在历史学家看来,发明煮粥的人,将人类的饮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没有任何一项发明,能够像发明喝稀粥那样,对千家万户、亿万农民,产生如此紧密、广泛、持久的社会影响。

“糊涂”既然是家常便饭,就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连。古代贫民日常饮食以豆饭藿羹为主。《战国策·韩策》:“民之所食,大抵豆饭藿羹,一岁不收,民不厌糟糠。”一碗稀糊涂,能让人肚饱身暖,也能使人明事懂理。明人有言:“众味莫如白粥。”(李绍文《云间杂识》卷二)说过“难得糊涂”的话的清代乾隆年间大画家郑板桥,对“糊涂粥”一往情深。在《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》中,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:“暇日嚼碎米饼,煮糊涂粥,双手捧碗,缩颈而啜之。霜晨雪早,得此周身俱暖。”有人作《煮粥诗》写糊涂的滋味:“煮饭何如煮粥强,好同儿女熟商量。一升可作三升用,两日堪为六日粮。有客只须添水火,无钱不必问羹汤。莫言淡薄少滋味,淡薄之中滋味长。”(《戒庵老人漫笔》卷七)杜甫称道的“香芹碧涧羹”,是“获芹取根”或“赤芹取汁与茎”,“沦而羹之”,赏其“既清而馨,犹碧涧然”。苏轼的《玉糝羹》:“香

似龙涎仍酹白,味如牛乳更全清,莫将南海金齏脍,轻比东坡玉糝羹。”诗人之意,意在标举清、白二字。范成大《素羹》诗:“毡芋凝酥敌少城,土薯割玉胜南京。合和二物旧藜藿,新法依家骨董羹。”

“糊涂”饭里有文化。思想家从“糊涂”里看到“和”,治国如“和羹”。《诗经·说命》:“若作和羹,尔惟盐梅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:“和如羹焉,水、火、醯(xi)、醢(hai)、盐、梅以烹鱼肉。焯之以薪,宰夫和之,齐之以味,济其不及,以泄其过。君子食之,以平其心……若以水济水,谁能食之。”平民百姓从“糊涂”里看到“肉食者鄙”。殷周至春秋时代称统治者“肉食者”,称平民为“蔬食者”。最臭名昭著的是那个昏庸至极的晋惠帝司马衷,到了天下灾荒的年月,百姓饿死,司马衷竟然问:“何不食肉糜?”即“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?”历史学家从“糊涂”里看到社会安定的底线。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说,从两千来的历史实际出发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稀粥就是我们的国粥。即使在古代和平时期,如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,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贫苦农民,一年四季,多半也是糠菜半年粮,喝稀粥度日。倘若各种矛盾激化,人祸、天灾交织,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,吃尽了附近的树皮、草根,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饥民队伍,最终揭竿而起,烧毁“酒肉臭”的“朱门”,把皇帝也拉下马,直至在新的王朝中,再回到农村,慢慢安定下来,重新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。历代最高统治集团的决策者,从王朝的中叶起,脑子里便渐渐乱成一锅粥……最后连他们自己想平静地喝上一碗粥,也不可能了。



□人生感悟

□蒋庆华

一直很喜欢读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,也喜欢全文背诵它。

中学学《岳阳楼记》时,囫圇吞枣,并没有弄懂它的意思。当教师时,教学生学习《岳阳楼记》,可能因为当时年轻,阅历太浅,并不能完全理解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等经典语句的含义。

直到年过三十,改行多年之后,我才慢慢有些领悟作者的情怀。于是再读《岳阳楼记》,心中多了一份感慨,我找到了一种特别的感觉,那就是淡定。

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的,那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,需要一种豁达的胸怀。

每个人心中总有一些放不开的事,有激动开心的时候,有痛苦绝望的时候,每每总是因为太在乎而耿耿于怀。人生欲望的山一座又一座,一座比一座高。站在这座山顶上,看着那座山的山顶,挥汗如雨,满脸疲惫,还不时警惕地看看四周或脚下,是否有异常情况,但自以为到达目标时,现实也许会给你开个不小的玩笑,原来走错了方向。于是,日子总是过得很沉重,在自怨自艾中,壮志未酬,却已华发早生。

我做不到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因为我对身边的一切事物太敏感。但因为看得太多、看得太透,所以也能平静地面对一切。我会珍惜,珍惜每一个给我阳光、让我心中“春和景明”的人。一句贴心的问候,一声亲切的安慰,都会洗涤我心中的阴霾,在我贫脊的心中注入一股甘泉,让生命萌发出生机和活力。也许外面寒流阵阵,抑或大雨滂沱,但心中仍充满浪漫,心里弥漫的仍是油菜花的芳香。一份执着的牵挂,会让你在充实中感叹生活的美好;一股清新的气息,会让你对生命有着幸福的向往。

有些事,发生了,会让人痛苦,但绝对不能让其在你心中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若一次次、一天天,无止境地去想它,那些痛苦的事就仿佛在一遍遍地重演,等于是拿着刀痛苦地一次次在割自己,直到肝肠寸断,苦不堪言。有时,逃避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,逃避现实是为了逃避内心,用平常心将痛苦的回忆包起来,打个结,将其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看不见的角落,让其慢慢化为云烟。

淡定,并不是说完全麻木,只是让自己学会珍惜,留住阳光,学会忘却,忘却伤心的往事。只到有一天,我们打开逝去的岁月时,痛苦不再缠绕,在岁月年轮中寻找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命的感叹时,我们便悟到了淡定的真谛:先淡才能定,有舍才有得,心中有爱,用宽容让一切平静下来。

淡定是一种胸怀



■亲情不老

婆婆心里总想着我

□盛国英

婆婆来家里小住,还搬来了一个大南瓜。大概是老南瓜吧,表皮都是金灿灿的。周末,婆婆看我们都在家,便决定按乡下的做法做烩南瓜,说这样的南瓜最适合烩来吃,那可是又甜、又软、又细腻。一会儿,她把南瓜切成手掌大小的块儿,将瓜肉贴着锅,加少量的淡糖水,便开始用大火煮。水开了没多久,甜甜的南瓜香就飘满了整个屋子。馋得我忍不住掀起锅盖瞧了又瞧,口水都流了出来。看到我这馋样,婆婆被逗乐了,直说:“没这么快的,你先去玩,等熟了我会叫你的。”

于是,我便进房间在电脑上边打游戏边等南瓜熟。半个小时后,听到外面有锅铲碰撞的声音了,我连忙站起来想开门出去。可手抬到一半,却被丈夫和婆婆的谈话给愣住了。

“妈,南瓜蒂呢?”“在啊,你可别吃,一会儿叫小小吃。”“盛这一盆盆的干吗?”“分给邻居吃啊,让她们也尝尝。”婆婆说完呵呵地笑了。我却气坏了,心想:婆婆怎么会这么坏,别人都吃南瓜的精华,偏要把南瓜蒂给我吃,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一会儿,婆婆喊我出去吃南瓜,我冷冷地回了句:“不吃了,同事找我逛街。”便拿了个包径自走出了家门,也不管婆婆是什么脸色。

第二天中午,我将此事向同事添油加醋地一番倾诉。没想到,生长在农村的同事大姐听到,轻轻地拍了下我的额头,忍不住教训我:“你们这些年轻姑娘是怎么回事,怎么会把婆婆想得这么坏?在我们农村,南瓜蒂是最甜、最好吃、最有营养的部分,你婆婆想给你吃是疼你啊!”

听完大姐的话,我一下子就愣住了,嘴里直嚷嚷:“我婆婆怎么不说清楚啊。”可是,我心里明白,其实是我拿有色的眼镜看待婆婆。如果我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对待婆婆,有什么事都摊开来讲,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呢?

细细想来,其实不是婆婆说了多么让人容易误解的话,而是我心里一直把婆婆想得大坏而已。

下班的时候,我特意去糕点店给婆婆买了些南瓜饼,打算给她道个歉。更重要的是,今后,我一定要敞开心扉和婆婆好好相处,让婆媳之间再也没有那些弯弯绕绕的隔阂。



风沙中的生命

陈旭 摄

■散文撷英

初秋,心如止水

□陈跃

一转眼,春天的桃红,夏日的蝉语,便在秋的迎客声中远离。任时间在窗前缓缓流走,为自己放一首清歌,闭眸观海,落纸为诗,于寂寞中,听雨打芭蕉,看云淡风轻。

许多时候,我们总是重复诉说着同一个主题,比如爱情,比如家庭,似乎就像生火取暖,习惯温暖仍在的时候,便各自转头,各自散去。而现在的你,会发现曾经耿耿于怀的事情,已根本找不到当初让你介意的理由,那些所谓放不下的情愫,已然成为你可以原谅的回忆。当遗憾侵占整个大脑,才明白,心如止水,需要的是一种胸怀。

很多人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,在名与

利的诱惑下丢掉本真,在追逐的过程中,甚至使用非常手段,当他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时,却发现失掉的东西更多,比如爱情,又如友情。在渐渐老去的时间里,他发现自己似乎还没有一个真正可以诉说衷肠的人,物质世界的东西永远填补不了内心的孤独。在自己寿终正寝之时,突然明白,心如止水,需要的是一种淡泊。

曾有人问我,人为什么有时会感觉烦,我说,是你的眼睛习惯了灯红酒绿、耳朵习惯了喧嚣嘈杂。当有一天你没看到、没听到这些时,你就会感觉烦。你需要找到一份自己专属的宁静,这种静不同于深夜里你听到虫鸣,也不同于邻家门前的风铃,而是像一滴水落到平静的水面,微微波澜不惊,这时,你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于是,心如止水,需要的是一种宁静。

当胸释释怀、手持淡泊、心守宁静的时侯,找一片绿荫席地而坐,天边的云飘飘袅袅,枝间的鸟鸣婉转悠扬,山上的野花随风摇曳,你会不会被这不起眼的生命所感动?“宠辱不惊,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望天空云卷云舒。”原来洪应明的《菜根谭》中所描述的状态就如这般。花儿、鸟儿栖身乡野,享受清风山泉,远离尘嚣纷扰,淡忘世间爱恨,兀自洒脱地走过季节,为大地留下一抹美丽。用尽平生之力,释放生命之光。

云已淡,风已逝,一切,渐行渐远。而我,仍将独守那一份执着的宁静,在若有若无的等待里,即使有风雨交织的声音,亦欣然不悔。或许,冥冥中已经注定,花开在别处,风景在他乡,才能衍生出夺人心魄的美丽。所以,才会有那样多不经意



间的错过,成就始料不及的必然。

阳光冲淡了云朵,却给它绘上了更多色彩,美丽更甚。原来,落幕,并不代表黑暗;释怀,并不代表退缩;淡泊,并不代表萎靡;宁静,也不代表沉寂。在水天相接的边缘,一抹嫣红,一抹浅蓝,交相辉映,成为你脑海中的底片。听,柔和的阳光在唇边撒娇,不肯离去;看,多彩的云儿在水面跳舞,邀我同去。而我,愿乘舟而去,以水为笔,描绘此刻温柔的安然。